

虛己的神僕——懷念滕近輝牧師

陳濟民

那是在香港唸中學的時候，教會的牧師請了一位年青的傳道人來講道，說他姓滕，剛從英國讀完神學回來不久，在神學院教書。此後，這位年青的傳道人成了我們教會經常的客座講員。記得他講道的一個特點是經常會有好幾「點」，因時間的關係有時候要不是沒有講完，就是將後面的一些要點輕輕帶過。但是，他講道確是感人。有一次，媽媽聽了他講的道，頗有所感地對我說：「今天他說傳道人講道最要緊的是要出自內心，這是真的。」後來，有一段時期他在宣道會北角堂牧會，少來講道了，但牧師還是會請他為夏令營的講員。而當他可以接受自己教會外的主日講壇時，我們的教會雖然人數不多，他還是經常來講道；牧師說這是因為他並非看教會的大小而決定是否接受邀請。

對個人而言，筆者靈命的成長也受了滕牧師的影響，有兩件事特別印象深刻。在中學時代，神在筆者參加的青少年團契動工，有幾位團友每星期有一天課餘會與附近另一間教會的二、三位青年人一起追求認識神，筆者也是其中的一位成員。除了讀經禱告之外，有二次也請屬靈長輩來教導我們，其中一次請的就是滕牧師(那時，他還沒有按立牧職，在播道神學院教書，記得他是連續好幾個星期來教我們。)那個時候沒有人教我們供養傳道人的原則，事實上也沒有經濟能力，所以也就完全不懂得要付舟車費；至今每想起這件事，都深感慚愧！另一件事是，我們自以為熱心了，相對地也認為其他團友需要對主認真，所以就籌辦了一個退修會，請滕牧師主講，希望他可以叫其他的人也熱心起來。沒想到的是，他講道中提到所羅門聖殿中的兩根柱子，筆者自己深受感動，自此在事奉上更加認真。

參與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工作回亞洲事奉以後，對滕牧師有了更深入的認識。在1960至70年代，華人教會中反智的氣氛相當濃厚，加上我們幾個人事奉經驗不多，回想起來也確實有點年青氣盛，往往得罪了

人而不自覺，要不是神安排了滕牧師幫助，真的是難以得到華人教會的接納和認同。中神第一次在香港向教牧同工分享異象，是在滕牧師的支持和參與下舉行的；香港董事會的成立，也是他召集的。非常感謝神的，是滕牧師答應當中神的第一任院長。

滕牧師做院長是義務性的，完全沒有酬勞。但是，只要他在香港，每星期一定會固定來辦公。不明內情的人，會以為他是掛名的院長。其實他雖然不一定每次都會參加會議，卻是逢請必到，而且必定會仔細地看我們的會議記錄，看到不妥的決議也會提供他的意見。在經濟上，他會替我們籌劃。有一次閒聊時，他相當輕鬆地告訴我們，他當了中神院長以後，生平第一次寫信給人籌款。令筆者感激的，是他一方面給我們這些後輩很大的空間運作，另一方面為我們承擔了外界的壓力。記得有一次，一位文筆鋒利的老牧師對我們產生嚴重的誤解，寫文章罵我們，滕牧師看到，生氣了，寫了一篇文章為我們辯護。可以說，他是為我們而挨罵的。

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滕牧師的學識。滕牧師文筆好，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，他接受的神學教育，是西方傳統傳道人的裝備，也是不少人知道的。從他的講道，我們卻很難知道他的神學修養，與他一起事奉時，有時難免也會暗中推敲。直到有一次與他配搭，到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城教廷伸課。那次自己講甚麼課已經忘了，但清楚記得，滕牧師那次是講以弗所書。他教課的風格仍然和講道一樣，有很多「點」，但清楚明瞭。可是，仔細聽來，他不僅含蓋了傳統上以弗所書中教會論的要點，也不著痕跡地觸及了那時西方一些討論的議題。筆者那時的感受，他那來的時間讀那麼多書？有些時候，學識是不能以學位衡量的！

感謝神，祂賜下一位活得像主耶穌的傳道者給華人教會！

(作者為資深神學工作者)